



## 迷雾中的亡灵挽歌

□如碧

前些日子,读了《一次告别》,看到马尔克斯的儿子在书中说父亲最偏爱的三位作家是伍尔夫、鲁尔福和格林。

鲁尔福指的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在回忆性散文《回忆胡安·鲁尔福》中这样写道:“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我对鲁尔福不熟悉。查了查他的资料,系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的开山鼻祖,经典三部曲——《燃烧的原野》《佩德罗·巴拉莫》《金鸡》,每一部都是拉丁美洲文学中的瑰宝。虽然一生留下的作品不多,却被众多作家奉为文学偶像,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著名的开篇雏形,据说灵感源自《佩德罗·巴拉莫》。

看到《佩德罗·巴拉莫》这个书名,突然想起来,许多年前因为李健的一个采访中提到《佩德罗·巴拉莫》,我当时就买了这本书,不过一直没有看。如今,阅读《佩德罗·巴拉莫》的时机到了。

这部出版于1955年的中篇小说仅7万多字。鲁尔福的魅力在于他用并不长的篇幅构建起一座令人目眩神迷的魔幻迷宫,将现实与虚幻、生与死、记忆与遗忘熔铸成一曲震撼灵魂的亡灵挽歌。这本书不像我们平时读的小说有清晰的时间线和完整的故事脉络,它更像是用碎片拼凑出的一幅画。

故事一开始,母亲临终前嘱托儿子胡安·普雷西亚多去科马拉,寻找从未谋面的父亲佩德罗·巴拉莫。带着对父亲的好奇和对未知的忐忑,胡安踏上了这段旅程。可当他到达科马拉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这个小镇寂静得可怕,街上空无一人,房屋破败不堪,仿佛被时间遗忘了。随着胡安在小镇里的探索,一个个亡灵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原来,科马拉早已是一座“鬼城”,这里的人都已经死去,却还在重复着生前的生活。胡安遇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人”,他们或是抱怨生前的不公,或是沉浸在过去的爱恨纠葛中。而关于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事,也在这些亡灵的讲述中慢慢拼凑完整。

佩德罗·巴拉莫是科马拉的“主人”,他有权有势,却也是个复杂到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他深爱着青梅竹马的苏萨娜,为了得到她,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可当苏萨娜真的来到他身边时,两人的爱情却在现实的折磨下逐渐扭曲。苏萨娜因为思念家乡和过去的恋人,精神恍惚,郁郁而终。佩德罗也陷入了疯狂和绝望,变得冷酷无情,在科马拉肆意妄为,将小镇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本书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它独特的叙事方式。鲁尔福没有按照传统的线性叙事来讲述故事,而是让不同的角色,不管是活人还是亡灵,都成为故事的讲述者。这些角色的视角相互交织,时间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不断跳跃。有时候,上一段还在讲胡安刚到科马拉的情景,下一段就跳到了几十年前佩德罗和苏萨娜的爱情故事。这种混乱又充满张力的叙事,刚开始读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摸不着头脑,感觉像是在迷宫里打转,但慢慢地,你会发现每一个碎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拼图一样,越往后拼,故事的轮廓就越清晰。

书里的人物虽然大多是亡灵,但他们的情感却无比真实。苏萨娜对爱情的渴望和无奈,佩德罗在爱与恨之间的挣扎,还有那些普通居民在科马拉这片土地上经历的苦难,都让人感同身受。这些亡灵看似在重复生前的生活,实际上是在寻找救赎。他们被困在科马拉,无法解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希望能得到一丝安慰。

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佩德罗·巴拉莫》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小镇和亡灵的故事,它还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常。佩德罗原本可能也有过善良和温柔的一面,但在权力、欲望和爱情的冲击下,他逐渐迷失了自我。他对苏萨娜的爱,既是他生命的支撑,也是他痛苦的根源。而小镇上的其他人,无论是被他欺压的百姓,还是和他有情感纠葛的人,都成了他疯狂行为的受害者。

鲁尔福的文字也很有特点。他没有用大段大段的文字去描写风景或人物的外貌,而是用最简练的语言,直击人心。书中几乎一半关于死亡的暗示是借对话推进的。借助于对话既可以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也能通过对话展现故事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

读完这本书,我对“死亡”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在书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存在方式。他们的灵魂被困在科马拉,继续“生活”着。这让我想到,我们的生命虽然有限,但我们留下的记忆、情感和故事,或许也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

《佩德罗·巴拉莫》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华丽的辞藻,它只是用独特的叙事,深刻的主题和真实的情感,构建了一个让人难忘的世界。它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明与黑暗,也让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  
wyhappy781@163.com

## 如皋名士汪为霖及其《小山泉阁诗存》

□吴昊翔

有幸得见清代乾嘉时期如皋名士汪为霖的《小山泉阁诗存》,道光庚子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刻本,内含四个序、像赞、目录、正文、跋等。

《中国古籍总目》中录有《小山泉阁诗存》的两个版本,初刻板是道光十三年(1833),重刻版是道光二十年(1840),皆为汪承镛整理刊刻,且都是八卷。据徐继康先生在《范仕义为〈小山泉阁诗存〉作序》一文(发表于2017年6月4日《如东日报》)中指出,《小山泉阁诗存》前后一共有两个刻本:一个是道光十三年(1833)的初刻本,一个是道光二十年(1840)的重刻本,且两个版本收录诗也有差别,初刻本存诗合计894首,重刻本合计784首,初刻本中有186首未被收入重刻本,重刻本中也有52首是初刻本没有的,诗歌从标题到内容都有不少的改动,只有322首诗在前后两个版本中完全一致。

汪为霖(1763—1822),字傅三,号春田,贡生,清代如皋丰利场人(今属如东),《东皋诗存》的作者汪之珩的儿子。汪之珩(1717—1766),字楚白,号璞庄,监生。汪为霖4岁而孤,17岁游京师,后中武进士,历任湖广奉天司总办,广西思恩知府、镇安知府,山东兖州知府等职。因母病,归乡里,潜心诗文,怡志林泉,广交文士。

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清代著名学者、扬州人阮元为《小山泉阁诗存》作序。他在序言中称:“如皋汪氏以诗传其家,乾隆初,汪璞庄先生(之珩)有《东皋诗存》之选,概编如皋一邑之诗,自宋至我朝数百家,《四库全书》收入存目提要曰,之珩自收之诗至二百余首”“璞庄令嗣春田(汪为霖号春田)观察(清代官名)亦能诗传其家学,中年官于黔粤,且在江南与洪稚存(亮吉)、孙渊如(星

衍)诸君游,见于集中者诗甚多,故其诗雅健有法,见其踪迹,知其性情,其令嗣晓堂司马刻成之”。“晓堂司马”即汪为霖的嗣子汪承镛,字晓堂,官至司马。从阮序中可以看出,自汪之珩开始,汪家以诗文传家。

另外为其作序的韩封、严保庸、范仕义等也是当时名士。韩封(1758—1834),字桂龄,元和(苏州)人,先后在河南、福建、广东等地为官,官至刑部尚书,与林则徐关系甚密,有《还读斋诗稿》。韩封称赞汪为霖的诗“骨清而词雅,气逸而神和”。严保庸(1796—1854),字伯常,号问樵,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戏曲家。道光九年(1829)进士,入翰林,后改官山东栖霞知县,著有《问樵文集》等,亦有多部戏剧作品存世。他声称(汪为霖)“主东南坛坫者几二十年”。范仕义(1785—1865),字质为,号廉泉,云南保山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历官如皋、宝山、江宁等地知县、通州知州等官职,曾主修《如皋县续志》,有《廉泉诗钞》。范仕义称汪诗“刊深华而标新颖、揉理趣而诣高明”。

序言之后,便是袁枚、钱沅、蒋士铨、钱维乔、赵翼、吴锡麟、唐仲冕等的题辞。袁枚、赵翼较为有名,自不必多说,简要介绍另外几位。钱沅,字献之,嘉定人,经史学家、篆刻家。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有《忠雅堂集》。钱维乔(1739—1806),字树参,号竹初,江苏武进(今常州)人,钱维城之弟。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官浙江鄞县知县,善山水画,能诗文,有《竹初诗稿》。吴锡麒(1746—1818),字圣征,号谷人,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

## 总有一本好书

——读《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余慧

库存,靠高回扣绑定采购。杨素秋近乎绝望地发问:“为什么没有一个爱读书的书商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这看起来很荒谬。

作者无不揶揄地写道:“我和他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他的书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暂时是不可调和的。”杨素秋最终胜利了,不仅保住了1万册优质书籍,更让“选书权”回归专业与人性。

她说:“我并没有做多伟大的事,我只是没让垃圾书进到图书馆。”

看到这里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庆幸有杨素秋这样的人,没有让垃圾书流入图书馆,我们才能看到优质的图书。

作者认为,图书馆理应成为消除身份差异的空间。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平等地读书的权利,平等地选择图书的权利。杨素秋坚持采购盲文书籍、儿童绘本甚至小众学术著作。“有人需要《时间简史》,就有人需要《如何种好西红柿》。”

作者提到:真正饱读诗书的人其实并不常去图书馆,因为这些人藏书足够多,更喜欢待在家里读。图书馆的“主流客户”是另一些人,家里书不多,有时知道要借什么书,有时只是陪孩子,自己漫无目的。这样的用户群体很需要指导和建议,这就是图书馆应该去做的事。

她在建设图书馆的过程中,遇到一些视障人士来馆内借助高科技设备听书,还有老年人来书法区临摹碑帖,手持毛笔站在书桌之侧,在谈笑之中切磋技艺。他们告诉她,图书馆给他们带来很多方便。

这本书得来有些特别,是我参加南通市图书馆活动的奖品。起初我以为这是一本图书馆专业书籍。

有段时间先生因为工作原因住在市区,希望我去住一阵子,而我恐于自己不适应陌生环境。他说你来吧,这里离图书馆很近。我去了以后发现,小区距市图书馆只有一站

修,后官至国子监祭酒,以诗词、骈文为当时人所推重,继朱彝尊、查慎行、厉鹗之后,为浙派诗后期大家,有《正味斋集》。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嘉庆间三次任通州知州,有《陶山诗录》《陶山文录》等。

题辞之后是清代通州人朱玮的汪为霖像赞。像赞中称汪为霖“济世经纶娱亲花竹出处之间,持躬如玉诗文在篋丰仪在目”。朱玮选取汪为霖戴笠像置于卷首,是为“读其诗当可想见其为人”。书后的跋也是朱玮所写。朱玮,字石甫,清代通州名士,善诗文、书法,有《如皋汪氏文园绿净园图咏》。1912年,费范九据道光二十年(1840)的印本进行了影印,封面题字为叶恭绰。文园为汪之珩建,汪为霖在文园北建绿净园,可惜今已无存,只得从《图咏》中见文园十景、绿净园四景。

像赞之后便是目录,右下有刻工名“李尧佐”。该版本收录的784首诗,有汪为霖的游历之作、友朋唱和之作、怀古感伤之作等等。

有意思的是,该版本的《小山泉阁诗存》在跋后还附有黄丕烈的《莒言》两卷,分别为“述德继声”“省余游草”,末页右下列有“苏州阊门外桐泾桥西石屑街(同‘巷’)口吴学圃刊刻”。黄丕烈在文末写道,“此余省墓并纪游草也”。黄丕烈(1763—1825),字绍圃,号尧圃,吴县(今苏州)人,清代藏书家、校勘家。黄丕烈在《莒言》跋中称:“灾梨祸枣,昔人所讥。余之求精而反粗,可讥尤甚焉。”原版中有数个字不得见,今抄录了当代藏书家黄裳(1919—2012)的《惊鸿集》中的内容,黄裳还称,黄氏此本虽有复字脱字,但刊刻之精,可为士礼居(黄丕烈藏书楼名)刊书代表作,是罕传之本。

地铁。那段时间,我去图书馆较为频繁,也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图书馆以及图书馆里的人群。图书馆中间是挑空的,空间极为开阔,阳光从透明屋顶直射下来,乘扶梯直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侧木质长条书桌前,圆圆的蘑菇状阅读灯的暖黄光线下,人们埋头于书本;借阅室内一排排书架似知识的山脉绵延,人们逡巡其间,似深山探宝。偌大的阅览室内座无虚席,只听得见翻书的声音。

我其实更喜欢待在家里看书,偶尔去图书馆有时是要查找资料,有时是不确定一本书好不好先到图书馆看一看再决定是否购买。在“书荒”的时候,也会去图书馆碰碰运气,运气好的时候会收获惊喜。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些平时不怎么接触的书,出于好奇随手翻开,谁知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如果说自己的书房是一方小池塘,那图书馆就是湖泊甚至是海洋。在小池塘待久了,也要去湖泊、海洋见识见识,邂逅更多的可能。

读书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某种隐秘的联系。生活中我们可能不太擅于与人交往,但在书中,我们会遇见契合的灵魂。共读过一本书的人,不曾见面,却也会在心里说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在电子书泛滥、短视频抓取眼球的时代,图书馆的存在还有必要吗?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或许就像书中所说:“图书馆的光一旦点亮,便不会轻易熄灭。”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被图书重重包围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直到现在,我已经看不了书了,但只要我一挨近图书,我还会产生一种幸福的感受……”

于是一想到图书馆里总有一本好书在等着我,我也会被从心里漫溢出的幸福感包围。当我们穿越钢筋水泥的丛林,在木质书架上密密丛丛的纸页间中触摸到文明的温度,这或许就是杨素秋交付给时代最优雅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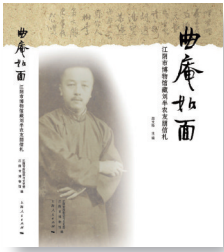
《中国动画》  
[日]小野耕世/卢子英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以日本人持永只仁与中国动画的联系为线索,反映出中日两国文化的互相影响。40年代的《铁扇公主》改变了17岁大版少年手冢治虫的命运,他因此开始创作漫画。有趣的是,1980年,手冢治虫绘制的《铁臂阿童木》进入中国。受其影响,《黑猫警长》应运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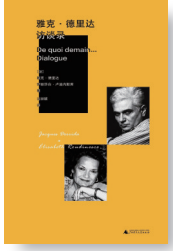
《歧路彷徨》  
张艺曦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把眼光转移到明中晚期的江西及周边地区的小读书人身上,他们往往在各风潮间徘徊彷徨,甚至陷入抉择的困境,又或者试图为不同风潮找到同时并行的可能性。虽然未能成为主流学术的代表,但他们的活动和选择却深刻影响了明代中晚期的文化与思想格局。



《曲庵如面》  
邵文松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半农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江阴市博物馆藏刘半农友朋信札300余页,其中有80余件等级品,书信涉及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人物如蔡元培、陈寅恪、徐悲鸿、胡适等,且均为从未披露的原件,极具历史、文献和文化价值。



《雅克·德里达访谈录》  
[法]雅克·德里达  
[法]伊丽沙白·卢迪内斯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两人开启了一段长达三十年的对话。当时讨论的先锋话题,放到今天仍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如何继承思想?家庭是永恒的吗?女性主义应该往何处去?少数群体如何争取权利?“政治正确”是什么意思?

## 诗韵中的生命王权

——读马吉明诗集《花朵上的王位》有感

□普零利

在向我诉说着诗中的故事。诗序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韩光老师和张抱岩老师撰写,为这本诗集增添了分量和深度。

翻开书页,我仿佛进入一个诗意的情感世界。诗集分为四辑:《南有乔木》《逆尘而生》《童真如雪》《厚土高天》,每一辑都像一扇通向不同情感世界的门。诗集中的意象交织,情感交错,仿佛在读者心中奏响了一曲悠扬乐享。

合上书本,心中仿佛被一层柔纱轻轻拂过,留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与思索。马吉明老师以诗为笔,勾勒出生命的深邃与美好,让人不禁沉湎其中,反复咀嚼诗中的韵味。这本诗集,不仅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礼赞,更是对人性与情感的深刻洞察。每一首诗都如同一朵盛开的花,散发着独特的芬芳,令人流连忘返。

《君子怀土》以农耕文明为底色,构建了一个充满音乐性与生命力的诗意空间。多重意象的叠加与转换,展现了土地与艺术的

我虽然从事散文创作,但对诗歌始终怀有浓厚兴趣。喜欢它的柔情似水,喜欢它的凝练精妙,喜欢它的新颖表达。

与马吉明老师因文学相识。那日,我在翻阅他的一篇文章时,惊喜地发现,他曾出版过一本诗集,名为《花朵上的王位》。这个书名仿佛带着一种魔力,瞬间攫住了我的思绪。

花朵与王位,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意象,却在书名中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令我不禁遐想:花朵上的王位,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是生命的短暂与辉煌,还是自然的柔美与权力的象征?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便通过微信向马老师询问,是否还有多余的诗集,能否赠送一本留作纪念。马老师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我更加期待与这本诗集的相遇。

经过两天的等待,快递员终于将这本让我魂牵梦绕的诗集《花朵上的王位》送到了我手中。拆开包装,封面上那一朵朵盛开的兰花映入眼帘,还散发着淡淡的书香,仿佛